

合起那本厚重的「近代物理學」，取下眼鏡，揉了揉疲倦的眼睛，腦子裡還朦朧地牽著幾條公式時，已似乎深深地覺得抑鬱煩燥。伸個懶腰，閉目思索了一會，也實在想不出什麼事情使人不痛快。這時大概已經下課了，旁邊走道上同學走動的脚步聲，已經顯得繁雜了。懶洋洋的披上外衣，一面整理桌上散亂的書本，一面呆想……

於是：下意識地走到教室，下意識地點頭招呼，却忘了帶上個下意識的友善微笑；想到這裡，不禁真的笑了起來，一剎那間又回到了「現實」，可是「現實」並不值得笑，它只是一堆不需咀嚼便該吞下的課，使人心口有像是被什麼東西噎住了的感覺。

這又是一節談論「時空」的課，這種日子已經過了三年，公式化地接受公式；以前，在「前途」、「事業」，甚至「幸福」的誘惑下，頗能定心聽下去，然而今天却無心聽講，只望著窗外，耳邊偶而滑過一兩句：「假如電子……」——「假如電子失去了它的一切本性，世界是否仍然如此叢雜？」——思想引到無窮遠處，不知不覺拿著原子筆，在本子上畫來畫去出了神。

將近四年的大學生活，經過了一陣子的自滿、快樂與迷眩，這些都漸漸退回去了；附帶著那些所關心的某些古往今來人物，也由欽慕而模仿，由模仿產生疑懼，而終於被輕藐。難道這些都是踏入社會的前兆？或是所謂「成熟？」

可憐的成熟！這種理智與情感的最佳配合狀態，在這空間裡是否存在？只有讓時間來解答了！

……理智獻給前途，前途獻給自然界的定理，自然界的定理雖不容許一個人企圖素化其刻板的嘴臉，却也不反對美化其餘的事物，了解「自然」的價值，為什麼？

莫非是「自然過分神秘？」莫非「它是深不可及，大而無當？」時空只是「自然」裏的小把戲而已，既使所有被揭穿，亦無損其更大的渺茫年留給人們的只是更多的低徊與浩嘆，無補於太空的奇怪情緒，望著窗外的什麼，不是好好的麼？氫彈於它何加焉？損人而已。

……打心底冒出一股被吊在半天空的感覺——在太空與地球之中，不知如何是好——啊：下課了，「我呢？」

(第二期) 徐 妮

我呢？